

推理小說系列 8

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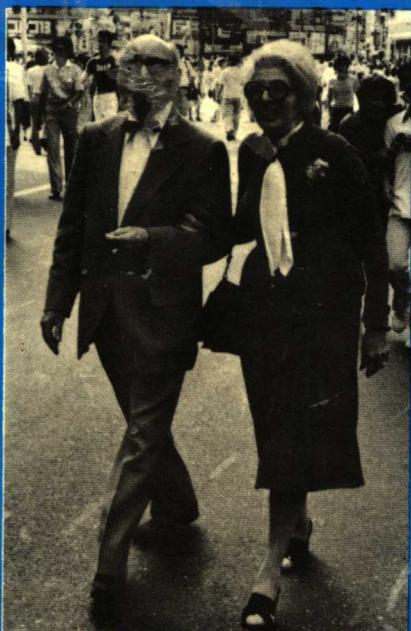
艾勒里·昆恩

K45

林白

有成書業公司
\$31.50

世界推理小說權威艾勒里·昆恩主編的「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1、2 集」，深受各階層人士的喜愛，本社再接再厲又推出「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3」(JAPANESE LITERARY MYSTERY SERIES)。本書共有十三篇短篇小說，它們均提供給讀者推理、懸疑、行動以及所有類型的偵探方法，不論是形式或內容，它們都是上乘之作。



艾勒里·昆恩夫婦攝於日本新宿

658953

推理小說系列 8
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第三集

主編者：艾勒里·昆恩

翻譯者：朱佩蘭

發行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龍江路七一巷十五號一樓

電話：(02)7765890-9，7712568

全省免費郵發0014980-9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883號

營業部：林白出版社

臺北市龍江路七十一巷十五號一樓

排版者：茂榮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縣三重市重新路五段六三三號

印 刷：文裕印刷公司

定價新臺幣 一一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十日初版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推理小說系列 8

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3

艾勒里

昆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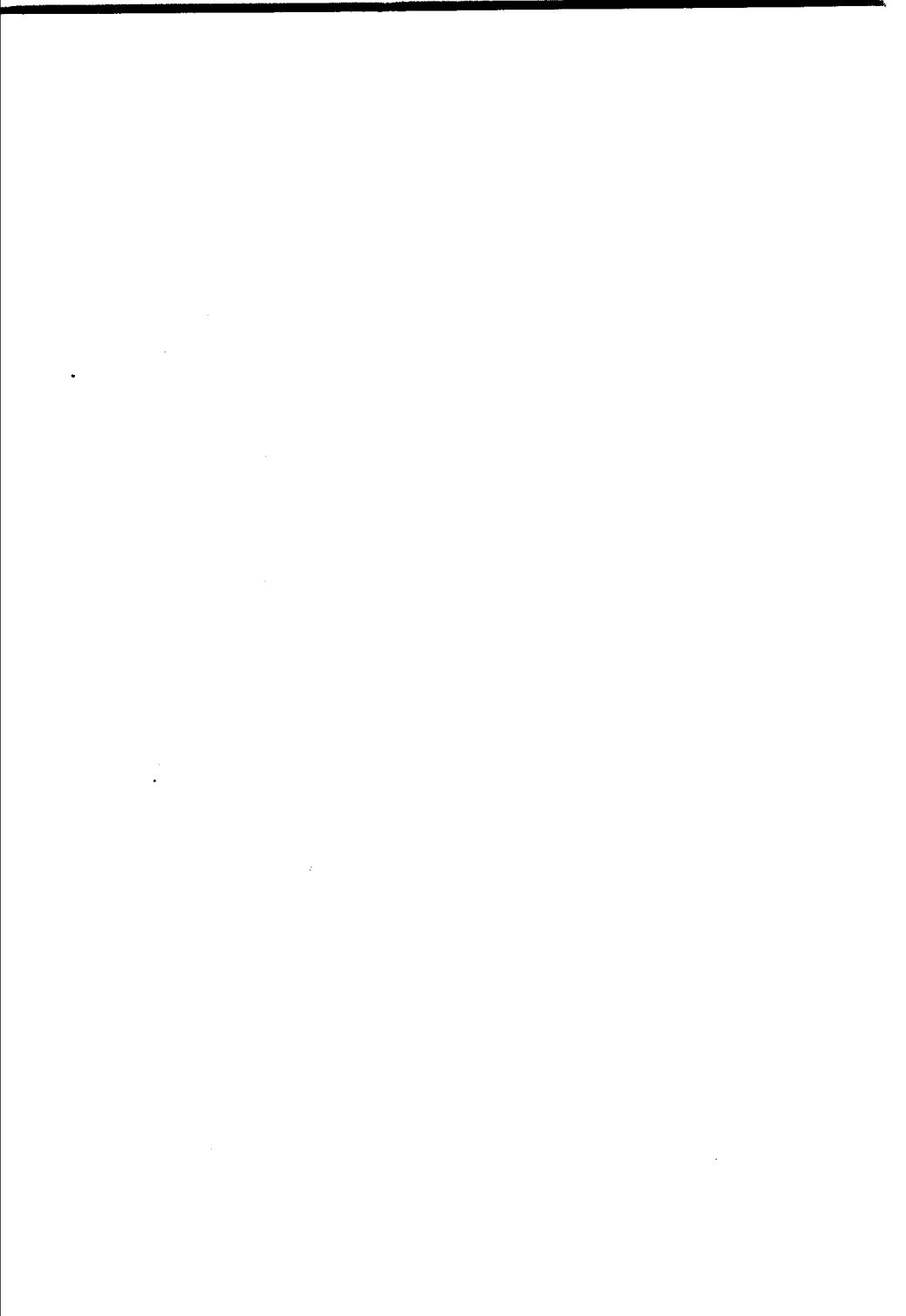
林白

世界推理小說權威艾勒里·昆恩主編的「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1、2 集」，深受各階層人士的喜愛，本社再接再厲又推出「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3」(JAPANESE LITERARY MYSTERY SERIES)。本書共有十三篇短篇小說，它們均提供給讀者推理、懸疑、行動以及所有類型的偵探方法，不論是形式或內容，它們都是上乘之作。

有成書業公司
\$31.50



艾勒里·昆恩夫婦攝於日本新宿



關於本書

艾勒里·昆恩

給親愛的讀者

我對於要評價日本推理小說，尤其與歐美作品做一比較這件事，一點也不躊躇。但若要追溯初期、中期，以及現代的日本純文學歷史，而一一加以批評，我自已覺得太不自量力了。

舉例說，日本明治初期與愛倫坡的時代，日本浪漫派抬頭時期與歐美古典推理文學的黃金時代，在日本轉換自然主義時期與英國E·C·貝特利領導下轉換自然主義，而以其反作用在日本發生的反自然主義和新寫實主義，以及由拉薩爾和雷蒙·查德拉所代表的所謂冷酷無情派在美國產生的反浪漫主義、新煽情主義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文學與現代的西歐傾向等等，就是說，把日本文學的演變與歐

"Ellery Queen"

美推理文學的演變，從學術上作比較研究這件事，由專家們來研究要比我可靠得多。了。

雖然如此，我也讀了不少日本文學，所以能夠說，日本及歐美的推理小說，至少帶有一點與日本文學作品共同的重要物質。

就我對日本文學籠統的印象所獲得的結論是：在日本的「純文學」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並不是顯示在那裏的東西，而是不顯示在那裏的東西，並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暗示不存在於表面的東西。

推理小說也是有同樣的性質。凡是神秘中的事實，大都是以暗示慢慢出現於讀者面前，這顯然已成爲定律。關於這一點，文學作品與推理小說不僅彼此有類似性質，而且兩者都有與詩歌的真髓一脈相通的地方。詩歌是「本質上被洗練的心象」，視其所用的措詞密度如何，把隱藏於內心深處的意思不表明而暗示出來。

日本的文學作品與正統推理小說之間，不管其型態如何，所有優秀作品都具有一些共同點。

兩者期望於讀者的，不僅是單純地以眼睛看鉛字，而是希望隨着翻閱之間，心

情上也加入故事發展的過程，同時更希望他或她儘量運用其想像力，抓住隱藏於鉛字表面或言外之意，而能更深入了解和欣賞。

另方面，兩者之間重大的不同點，就是對於所有讀者、作者、小說迷、虛構製作者來說，是特別有趣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把言外的事體和所暗示的思想，交給讀者的想像力來解釋而有可能曖昧地結束。但推理小說除了少數的例外，都是使事實明快地顯現、解除謎底，查明罪犯而逮捕，並且把模稜兩可的地方全部解決，說明後才結束。

換言之，推理小說不管是東方或西方，都是把混混沌沌的東西建立秩序，而且其程度也不是「純文學」或詩歌所能比較的。

相信閱讀我為本書所挑選的這十二篇文學推理小說作品後，大概會了解從渾沌變成有秩序的過程就是推理小說的根本要素。

這十二篇作品的主題與風格以及特色，廣泛地涉及各方面。

犯罪的種類有失蹤、出賣、殺人等應有盡有，殺人方式也有酒裏滲毒、從百貨

公司屋頂或懸崖推落，以及利用古刀劍等多彩多姿。

同時，日本的推理小說難得出現手槍這件事也值得留意。

作品的背景從日本各地至美國的新澤西，以及聖赫勒那島。又從蘇格蘭環遊到愛琴海的希臘各島，中途也在土耳其落腳。

案件發生的地點則有室內、飯店、火葬場、百貨公司、大學、公車中、煤礦地帶等。

登場的人物也是形形色色，有男人、女人、小孩、年輕人、中年人、老人、有名無名、生者與死者、正常與非正常、回教徒與異教徒、有錢人與窮人、平凡人與怪人、或難纏的人……

那麼，這「犯罪大遊行」的動機呢？不外乎是憎惡、愛情、復仇、嫉妒、怨恨、性愛、三角關係等。

一本叫做「醒世恒言」書序文中即有如下一節：「評評今天的作家吧，他們讓讀者歡喜、驚訝、悲傷流淚、唱歌跳舞，或產生敬意，使膽小鬼變成勇者，使放蕩者變成品行端正，也使守財奴變成浪費者，沒有比作家更能輕易的且深深使人感動

的人。」

這種反應，究竟是否對當時的作家們所要求的？

答覆當然是肯定的，而且寫文章的背景是距今三百五十年前的事。

「醒世恒言」是一六一〇年代在中國的蘇州所著作，其序文是出於 Feng Meng-Lung (馮夢龍) 的手筆。

那麼，藉本文加上幾句話，改為適合現代的小說家，尤其是推理小說家的立場來看吧。

推理作家是使讀者快樂、興奮、焦急、陷於煙霧迷離、以及將計就計。為逃避俗世而給予翅膀，刺激想像力，更提高其快樂或思考和知覺的能力。這一切都是讀者閱讀我為本書所選的十二篇作品時，或看完之後，應該會體驗的事。

在本文開頭，我說過「拿日本的推理小說與歐美的作品做一比較和評價一點也不躊躇」，但比較是批評的手法，日本與歐美文學作品的比較，過去屢次有人做過。

舉一例來說，在「現代日本文選」(卻爾斯·E·塔特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

版)的序文中，艾布安·莫里斯說：

「現代的日本文學究竟受到多少歐美文學的影響？一般說來，受歐美的影響，並不像歐美讀者所想像的那麼直接。自從日本開始吸收西洋文學傳統以來，大約經過七十年後的今天，歐洲以及美國的文學已經不是新鮮的東西，當初被介紹到日本時的異國情調和驚人的吸引力也已經褪色了。」

而且，更值得留意的一件事，就是今天的日本作家已經具備了自己優越的文學形態這個事實。他們能以紮根於新的傳統感覺來回顧，並且從歐美與過去六十年來本國的作家們雙方而受到影響。」

假使艾布安·莫里斯對於現在的日本及歐美的推理小說有所質問，我的回答還是如此。尤其對於今天的日本推理作家的作品更是如此。

由愛倫坡和柯南道爾，以及接着而來的美國與歐洲偉大的推理作家們帶來的初期影響甚大——充滿活潑的創造力——在某方面這種影響是繼續存在的，但歐美推理小說的影響逐漸減弱、消失。另方面，現代的日本推理作家們，卻穩固而順利地建立獨自的傳統，並且使它發展。

白 林

從另一角度來看，借用 MASAO MIYOSHI (一九七四年由加洲大學出版部出版，題名「Accomplices of Silence」的小說) 就有關日本小說所說的話：「從海外引進而開始的藝術，終於在日本生根了」，應該是最適合不過了。

一九七八年七月 於紐約州拉杏蒙特



目 次

給親愛的讀者	艾勒里・昆恩	三
途中	谷崎潤一郎	一三
人間椅子	江戸川亂歩	三五
文學少女	木木高太郎	五五
殺意	高木彬光	八一
火的記憶	松本清張	一〇一
三十六名乘客	有馬頼義	一二一
墜落	多岐川恭	一五一
拿破崙的遺髮	三好 徹	一八三
漫長黑暗的冬天	曾野綾子	二一五

- 生不如死 夏樹靜子 · 二三五
祖母爲女士的犯罪 森村誠一 · 二六三
愛琴海的殺人 石川喬司 · 二九五
E字殺人 艾勒里·昆恩 · 三一五

谷崎潤一郎

母

死

The Inevitable Death

Junichiroh Tanizaki



谷崎潤一郎 (Junichiroh Tanizaki 1886~1965)

他是以唯美派、官能派的小說而風靡一世的小說作家。是日本文壇的泰斗人物，於一九四九年榮獲日本作家最高的國家性榮譽，文化勳章。他的代表作「春琴抄」、「細雪」、「鍵」等，現在仍然是日本文學的代表性小說。「途中」的背景是二十世紀初的東京。如眾所知，今日的東京從半世紀前以來，已經有了驚人的變化。

歐美讀者若拿美國或英國的偵探與本篇出現的典型的日本偵探作比較，必很有趣。考究的穿着、乾淨俐落的態度、口齒爽利的聲音，以及理論的應酬。

少許的可能性，所有的機會都加以利用，就會變成必然嗎？

——艾勒里·昆恩

白 林 中 途

東京T·M株式會社社員法學士湯河勝太郎於十二月底的某日黃昏五點左右，在金杉橋電車路往新橋的方向慢慢散步着。

「喂，喂，對不起，你是湯河先生吧？」

當他走到橋中央時，有人在背後這樣說。湯河回頭看背後，於是看到一位陌生的，但儀表堂堂的紳士，禮貌地脫下小禮帽，一面點頭招呼一面走到面前來。

「是，我是湯河……」

湯河以他那天生的老實人般的不知所措的樣子眨了眨他那小眼睛，同時以對待公司董事時的戰戰兢兢的態度回答。因為這位紳士具有與公司董事相似的人品。他一眼看見時，那「在路上叫住人說話的無禮傢伙」的念頭已經消失，不知不覺間暴露出薪水生活者的本性。紳士穿着海瀨皮領的西班牙狗毛般密厚的黑色呢絨外套（猜想外套內大概是晝禮服）和條紋褲，拿着象牙柄的拐杖，是個膚色白皙，四十歲左右的胖男人。

「在這種地方叫住你，失禮得很。我是這樣的人，得到你的朋友渡邊法學士的介紹，剛才到